四庫全書

子部

夢溪筆談卷二十五

宋 沈括 撰

雜誌二

宣州寧國縣多枳首蛇其長盈尺黑鱗白章兩首文彩同但一首逆鱗耳人家庭檻間動有數十同穴畧如蚯蚓

太子中允關杞曾提舉廣南西路常平倉行部邕管一吏人爲蟲所毒舉身潰爛有一醫言能治呼使視之

曰此為天蛇所螫疾已深不可為也乃以藥傅其瘡有腫起處以針投之有物如蛇凡取十餘條而疾不起又予家祖塋在錢塘西溪嘗有一田家忽病癩通身潰爛號呼欲絶西溪寺僧識之曰此天蛇毒耳非癩也取木皮煮飲一斗許令其恣飲初日疾減半兩三日頓愈驗其木乃今之秦皮也然不知天蛇何物或云草間黄花蜘蛛是也人遭其螫仍為露水所濡乃成此疾露涉者亦當戒之天蚆其大如筋而匾長三四尺色黄赤多生於

幽陰之地遇縣雨後則出越人深畏之以醋澆之則消或以石灰糝之亦縮死

天聖中侍御史知雜事章頻使遼死于彼中無棺櫬轝至范陽方就殮自後遼人嘗造數漆棺以銀飾之每有使人入境則載以隨行至今為例

景祐中党項首領趙德明卒其子元昊嗣立朝廷遣郎官楊告入蕃弔祭告至其國中元昊遷延遥立屢促之然後至前受詔及拜起顧其左右曰先王大錯有國如此而乃臣屬於人既而饗告於廳其東屋後若

十百人鍛聲告陰知其有異志還朝祕不敢言未幾元昊果叛其徒遇乞先創造蕃書獨居一樓上累年方成至是獻之元昊乃改元制衣冠禮樂下令國中悉用蕃書蕃禮自稱大夏朝廷興師問罪彌歲夏之戰士益少而舊臣宿將如剛浪陵遇野利輩多以事誅元昊力孤復奉表稱藩朝廷因赦之許其自新元昊乃更稱兀卒曩霄慶歷中契丹舉兵討元昊元昊與之戰屢勝而契丹至者日益加衆元昊望之大駭

曰何如此之衆也乃使人行成退數十里以避之契丹不許引兵壓西師陣元昊又為之退舍如是者三凡退百餘里每退必盡焚其草萊契丹之馬無所食因其退乃許平元昊遷延數日以老北師契丹馬益病亟發軍攻之大敗契丹於金肅城獲其偽乘輿器服子婿近臣數十人而還先是元昊後房生一子曰甯令受甯令者華言大王也其後又納没臧訛哤之妹生諒祚而愛之甯令受之母恚忌欲除没臧氏授

戈于甯令受使圖之甯令受間入元昊之室卒與元昊遇遂刺之不殊而走諸大佐没藏訛哤輩仆甯令梟之明日元昊死立諒祚而舅訛哤相之有梁氏者其先中國人為訛哤子婦諒祚私焉日視事于國夜則從諸没藏氏訛哤懟甚謀伏甲梁氏之宫須其入以殺之梁氏私以告諒祚乃使召訛哤執於内室没藏强宗也子弟族人在外者八十餘人悉誅之夷其宗以梁氏為妻又命其弟乞埋為家相許其世襲諒

祚凶忍好為亂治平中遂舉兵犯慶州大順城諒祚乘駱馬張黄屋自出督戰埋者𢿍弩射之中乃解圍中創甚馳入一佛祠有牧牛兒不得出懼伏佛座下見其脫靴血流于踝使人裹創舁載而去至其國死子秉常立而梁氏自主國事梁乞埋死其子移逋繼之謂之没甯令没甯令者華言天大王也秉常之世執國政者有嵬名浪遇元昊之弟也最老於軍事以不附諸梁遷下治而死存者三人移逋以世襲居長

契次曰都羅馬尾又次曰關萌訛畧知書私侍梁氏移遁萌訛皆以昵倖進唯馬尾但有戰功然皆庸才秉常荒孱梁氏自主兵不以屬其子秉常不得志素慕中國有李清者本秦人亡敵中秉常昵之因說秉常以河南歸朝廷其謀洩清為梁氏所誅而秉常廢

古人論茶唯言陽羡顧渚天柱蒙頂之類都未言建溪然唐人重串茶粘黑者則已近乎建餅矣建茶皆喬木吳蜀淮南唯叢茇而已品自居下建茶勝處曰郝

源曾坑其間又岔根山頂二品尤勝李氏時號為北苑置使領之

信州鈆山縣有苦泉流以為澗挹其水熬之則成膽礬烹膽礬則成銅熬膽礬鐵釜久之亦化為銅水能為銅物之變化固亦不測按黃帝素問有天五行地五行土之氣在天為溼土能生金石溼亦能生金石此其驗也又石穴中水所滴皆為鍾乳殷孽春秋分時汲井泉則結石花大滷之下則生陰精石皆溼之所

化也如木之氣在天為風木能生火風亦能生火蓋五行之性也

古之節如今之虎符其用則有圭璋龍虎之别皆櫝將之英蕩是也漢人所持節乃古之旄也予在漢東得一玉琥美玉而微紅醋醋如醉肌温潤明潔或云即玫瑰也古人有以為幣者春官以白琥禮西方是也有以為貨者左傳加以玉琥二是也有以為瑞節者山國用虎節是也

國朝汴渠發京畿輔郡三十餘縣夫歲一浚祥符中閤門祗候使臣謝德權領治京畿溝洫權借浚汴夫自爾後三歲一浚始京畿民官皆兼溝洫河道以為常職久之治溝洫之工漸弛邑官徒帶空名而汴渠有二十年不浚歲歲堙澱異時京師溝渠之水皆入汴舊尚書省都堂壁記云疏治八渠南入汴是也自汴流堙澱京城東水門下至雍丘襄邑河底皆高出堤外平地一丈二尺餘自汴堤下瞰民居如在深谷熙

寧中議改疏洛水入汴予嘗因出使按行汴渠自京師上善門量至泗州淮口凡八百四十里一百三十步地勢京師之地比泗州凡高十九丈四尺八寸六分於京城東數里白渠中穿井至三丈方見舊底驗量地勢用水平望尺幹尺量之不能無小差汴渠堤外皆是出土故溝水令相通時為一堰節其水候水平其上漸淺涸則又為一堰相齒如階陛乃量堰之上下水面相高下之數會之乃得地勢高下之實

唐風俗人在遠或閨門間使人傳拜以為敬本朝兩浙仍有此俗客至欲致敬于閨閫則立使人而拜之使人入見所禮乃再拜致命若有中外則荅拜使人出復拜客客與之為禮如賔主慶歴中王君貺使契丹宴君貺於混融江觀釣魚臨歸戎主置酒謂君貺曰南北修好歲久恨不得親見南朝皇帝兄託卿為傳一杯酒到南朝乃自起酌酒容甚恭親授君貺舉杯又自鼓琵琶上南朝皇帝千萬歲壽先是戎主之弟

宗元為燕王有全燕之衆久畜異謀戎主恐其陰附
朝廷故特劾恭順宗元後卒以稱亂誅
潘閬字逍遥咸平間有詩名與錢易許洞為友狂放不
覊嘗為詩曰散拽禪師来蹴踘亂拖遊女上鞦韆此
其自序之實也後坐盧多遜黨亡命捕跡甚急閬乃
變姓名僧服入中條山許洞密贈之詩曰潘逍遥平
生才氣如天高倚天大笑無所懼天公嗔爾口呶呶
罰教臨老頭補衲歸中條我願中山神鎮長在驅雷

叱電依前趁出這老怪後會赦以四門助教召之閒乃自歸送信州安置仍不懲艾復為掃市舞詞曰出砒霜價錢可贏得撥灰兼弄火暢殺我以此為士人不齒放棄終身

江湖間唯畏大風冬月風作有漸船行可以為備唯盛夏風起于顧盼間往往罹難曾聞江國賈人有一術可免此患大凡夏月風景須作于午後欲行船者五鼓初起視星月明潔四際至地皆無雲氣便可行至

於巳時即止如此無復與暴風遇矣國子博士李元規云平生遊江湖未嘗遇風用此術

予使北至古契丹界大薊芺如車蓋中國無此大者其地名薊恐其因此也如揚州宜楊荆州宜荆之類荆或爲楚楚亦荆木之别名也

刁約使契丹戲爲四句詩曰押燕移離畢看房賀跋支餞行三匹裂密賜十貔貍皆紀實也移離畢官名如中國執政官賀跋支如執衣防閤匹裂小木罌以色

綾木為之如黃漆貔貍形如鼠而大穴居食果穀嗜
肉狄人為珍膳味如㹠子而脆
世傳江西人好訟有一書名鄧思賢皆訟牒法也其始
則教以舞文舞文不可得則欺誣以取之欺誣不可
得則求其罪刼之蓋思賢人名也人傳其術遂以之
名書村校中往往以授生徒
蔡君謨嘗書小吳牋云李及知杭州市白集一部乃為
終身之恨此君殊清節可為世戒張乖崖鎮蜀當遨

遊時士女環左右終三年未嘗回顧此君殊重厚可以爲薄夫之檢押此帖今在張乖崖之孫堯夫家予以爲買書而爲終身之恨近於過激苟其性如此亦可尚也

陳文忠堯叟爲樞密一日日欲没時忽有中人宣召既入右掖已昏黑遂引入禁中屈曲行甚久時見有簾幃燈燭皆莫知何處已而到一小殿前有兩花檻已有數人先至皆立廷中殿上垂簾蠟燭十餘炬而已

相繼而至者凡七人中使乃奏班齊唯記文忠丁謂杜鎬三人具四人忘之杜鎬時尚爲館職良久乘輿自宫中出燈燭亦不過數十而已宴具甚盛卷簾令不拜升殿就坐御座設於席東設文忠之坐于席西如常人賓主之位堯叟等皆惶恐不敢就位上宣諭不已堯叟懇陳自古未有君臣齊列之禮至于再三上作色曰本爲天下太平朝廷無事思與卿等共樂之若如此何如就外朝開宴今日只是宫中供辦未

嘗命有司亦不召中書輔臣以卿等機密及文館職任侍臣無嫌且欲促坐語笑不須多辭堯叟等皆趍下稱謝上急止之曰此等禮數且皆置之堯叟悚慄危坐上語笑極歡酒五六行膳具中各出兩絳囊置羣臣之前皆大珠也上曰時和歲豐中外康富恨不得與卿等日夕相會太平難遇此物助卿等燕集之費羣臣欲起謝上云且坐更有如是酒三行皆有所賜悉良金重寶酒罷已四皷時人謂之天子請客文

忠之子述古得於文忠頗能道其詳此畧記其一二耳

關中無螃蟹元豐中予在陝西聞秦州人家收得一乾蟹土人怖其形狀以為怪物每人家有病瘧者借去掛門戶上往往遂差不但人不識鬼亦不識也

丞相陳秀公治第于潤州極為閎壯池館綿亘數百步宅成公已疾甚唯肩輿一登西樓而已人謂之三不得居不得修不得賣不得

福建劇賊廖恩聚徒千餘人剽掠市邑殺害將吏江浙為之騷然後經赦宥乃率其徒首降朝廷補恩右班殿直赴三班院候差遣時坐恩黙免者數十人一時在銓班叙録其脚色皆理私罪或公罪獨恩脚色稱出身以來並無公私過犯

曹翰圍江州三年城將陷太宗嘉其盡節於所事遣使諭翰城下日拒命之人盡赦之使人至獨木渡大風數日不可濟及風反而濟則翰已屠江州無遺類適

一日矣唐吏部尚書張嘉福奉使河北逆韋之亂有敕處斬尋遣使人赦之使人馬上昏睡遲行一驛比至已斬訖與此相類得非有命歟

慶歷中河北大水仁宗憂形于色有走馬承受公事使臣到闕即時召對問河北水災何如使臣對曰懷山襄陵又問百姓如何對曰如喪考妣上默然既退即詔閤門今後武臣上殿奏事並須直說不得過為文飾至今閤門有此條遇有合奏事人即預先告示

予奉使按邊始為木圖寫其山川道路其初徧履山川旋以麫糊木屑寫其形勢於木案上未幾寒凍木屑不可為又鎔蠟為之皆欲其輕易齎故也至官所則以木刻上之上召輔臣同觀乃詔邊州皆為木圖藏於內府

蜀中劇賊李順陷劍南兩川關右震動朝廷以為憂後王師破賊梟李順收復兩川書功行賞了無間言至景祐中有人告李順尚在廣州巡檢使臣陳文璉捕

得之乃真李順也年已七十餘推驗明白囚赴闕覆
按皆實朝廷以平蜀將士功賞已行不欲暴其事但
斬順賞文璉二官仍閤門祗候文璉泉州人康定中
告歸泉州予尚識之文璉家有李順案款本末甚詳
順本味江王小博之妻弟始王小博反于蜀中不能
撫其徒衆乃共推順為主順初起悉召鄉里富人大
姓令具其家所有財粟據其生齒足用之外一切調
發大賑貧乏録用材能存撫良善號令嚴明所至一

無所犯時兩蜀大饑旬日之間歸之者數萬人所向州縣開門延納傳檄所至無復完壘及敗人尚懷之故順得脫去三十餘年乃始就戮

交趾乃漢唐交州故地五代離亂吳文昌始據安南稍侵交廣之地其後文昌為丁璉所殺復有其地國朝開寶六年璉初歸附授靜海軍節度使八年封交趾郡王景德元年土人黎威殺璉自立三年威死安南大亂久無酋長其後國人共立閩人李公蘊為主天

聖七年公緼死子德政立嘉祐六年德政死子日尊立自公緼據安南始為邊患屢將兵入寇至日尊乃僭稱法天應運崇仁至道慶成龍祥英武睿文尊德聖神皇帝尊公緼為太祖神武皇帝國號大越熙寧元年偽改元寶象次年又改神武日尊死子乾德立以宦人李尚吉與其母黎氏號鷰鸞太妃同主國事熙寧八年舉兵陷邕欽廉三州九年遣宣徽使郭仲通天章閣待制趙公才討之拔廣源州擒酋領劉紀

焚甲峒破機郎決里至冨良江尚吉遣王子洪真率衆來拒大敗之斬洪真衆殲于江上乾德乃降是時乾德方十歲事皆制于尚吉廣源州者本邕州羈縻天聖七年首領儂存福歸附補存福邕州衙職轉運使章頻罷遣之不受其地存福乃與其子智高東掠籠州有之七源存福因其亂殺其兄率土人劉川以七源州歸存福慶歷八年智高自領廣源州漸吞滅右江田州一路蠻峒皇祐元年邕州人殿中丞昌恊

奏乞招收智高不報廣源州孤立無所歸交趾覘其
隙襲取存福以歸智高據州不肯下反欲圖交趾不
克為交人所攻智高出奔右江文村具金函表投邕
州乞歸朝廷邕州陳拱拒不納明年智高與其酋盧
豹黎貌黄仲卿廖通等拔横山寨入寇陷邕州入二
廣及智高敗走盧豹等收其餘衆歸劉紀下廣河至
熙寧二年豹等歸順未幾復叛從紀至大軍南征郭
帥遣别將燕達下廣源乃始得紀以廣源為順州甲

峒者交趾大聚落主者甲承貴娶李公藴之女改姓甲氏承貴之子紹太又娶德政之女其子景隆娶日尊之女世為婚姻最為邊患自天聖二年承貴破太平寨殺寨主李緒嘉祐五年紹泰又殺永平寨主李德用屢侵邊境至熙寧大舉乃討平之收隸機郎縣

太祖朝常戒禁兵之衣長不得過膝買魚肉及酒入營門者皆有罪又制更戍之法欲其習山川勞苦遠妻孥懐土之戀兼在外之日多在營之日少人人少子

而衣食易足又京師衛兵請糧者營在城東者令赴城西倉在城西者令赴城東倉仍不許傭僦車脚皆須自負嘗親登右掖門觀之蓋使之勞力制其驕惰故士卒衣食無外慕安辛苦而易使

青堂羌本吐蕃别族唐末蕃將尚恐熱作亂率衆歸中國境内離散國初有胡僧立遵者來亂挾其主籛逋之子唃厮囉東據宗歌邈川城唃厮囉人號瑕薩籛逋者胡言贊普也唃厮華言佛也囉華言男也自稱

佛男猶中國之稱天子也立遵姓李氏唃廝囉立遵與邈川首領温音温反逋相之有漢隴西南安金城三郡之地東西二千餘里宗歌邈川即所謂三河間也祥符九年立遵與唃廝囉引衆十萬寇邊入古渭川知秦州曹瑋攻敗之立遵歸乃死唃廝囉妻李氏立遵之女也生二子曰瞎氊磨氊角立遵死唃廝囉更取喬氏生子董氊取契丹之女為婦李氏失寵去為尼二子亦去具父瞎氊居河州磨氊角居邈川唃廝

囉往来居青堂城趙元昊叛命以兵遮廝囉邈川與中國絶屯田員外郎劉涣獻議通唃廝囉乃使涣出古渭川循末邦山至河州國門寺絶河踰郭州至青堂見唃廝囉授以爵命自此復通瞎氊角廝囉復取邈川城妝磨氊角妻子質於結囉城唃廝囉死子董氊立朝廷復授以爵命瞎氊有子木征木征者華言龍首也以其唃廝囉嫡孫昆弟行最長故謂之龍頭羌人語倒謂之頭龍瞎氊死青堂首領瞎藥雞羅及胡

僧鹿尊共立之移居滔山董氊之甥瞎征伏羌蕃部李鉞星之子也與木征不協其舅李篤氊挾瞎征居結古野反河瞎征數與篤氊及沈千族首領常尸丹波合兵攻木征木征去居安鄉城有巴欺温者唃氏族子先居結羅城其後稍强董氊河南之城遂三分巴欺温木征居洮河間瞎征居結河董氊獨有河北之地熙寧五年秋王子醇引兵始出路骨山拔香子城平河州又出馬蔺州擒木征母弟結吳叱破洮州木

征之弟巳氊角降盡得河南熙河洮岷疊宕六州之地自臨江寨至安鄉城東西一千餘里降蕃户三十餘萬帳明年瞎木征降置熙河路

范文正常言史稱諸葛亮能用度外人用人者莫不欲盡天下之才常患近已之好惡而不自知也能用度外人然後能周大事

元豐中夏戎之母梁氏遣將引兵卒至保安軍順寧寨圍之數重時寨兵至少人心危懼有倡姥李氏得梁

氏隂事甚詳乃掀衣登陴抗聲罵之盡發其私虜人皆掩耳併力射之莫能中李氏言愈醜虜人度李終不可得恐且得罪遂託以他事中夜解去鷄鳴狗盜皆有所用信有之

宋宣獻博學喜藏異書皆手自校讎嘗謂校書如掃塵一面掃一面生故一書三四校猶有脫謬

夢溪筆談卷二十五

夢溪筆談卷二十六

宋 沈括 撰

藥議

古方言雲母麤服則著人肝肺不可去如枇杷狗脊毛不可食皆云射入肝肺世俗似此之論甚多皆謬說也又言人有水喉氣喉者亦謬說也世傳歐希範真五臟圖亦畫三喉蓋當時驗之不審耳水與食同嚥豈能就中遂分入二喉人但有咽有喉二者而已咽

則納飲食喉則通氣咽則下入胃脘次入胃又次入腸又次入大小腸喉則下通五臟出入息五臟之含氣呼吸正如冶家之皷鞴人之飲食藥餌但自咽入腸胃何嘗能至臟凡人之肌骨五臟腸胃雖各别其入腸之物精英之氣味皆能洞達但滓穢即入二腸凡人飲食及服藥既入腸為真氣所蒸精英之氣味以至金石之精者如細研硫黄硃砂乳石之類凡能飛之融結者皆隨真氣洞達肌骨猶如天地之氣貫穿金石土

朮曾無留礙自餘頑石草木則但氣味洞達耳及其勢盡則滓穢傳入大腸潤濕滲入小腸此皆敗物不復能變化惟當退洩耳凡所謂某物入肝某物入腎之類但氣味到彼耳凡質豈能至彼哉此醫不可不知也

予集靈苑方論鷄舌香以為丁香母蓋出陳氏拾遺今細考之尚未然按齊民要術云鷄舌香世以其似丁子故一名丁子香即今丁香是也日華子云鷄舌香

治口氣所以三省故事郎官日含鷄舌香欲其奏事對答其氣芬芳此正謂丁香治口氣至今方書為然又古方五香連翹湯用鷄舌香千金五香連翹湯無鷄舌香却有丁香此最為明驗新補本草又出丁香一條蓋不曾深考也今世所用鷄舌香乳香中得之大如山茱萸剉開中如柹核畧無氣味以治疾殊極乖謬

舊說用藥有一君二臣三佐五使之說其意以為藥雖

衆主病者專在一物其他則節級相為用大畧相統制如此為宜不必盡然也所謂君者主此一方者固無定物也藥性論乃以衆藥之和厚者定以為君其次為臣為佐有毒者多為使此謬說也設若欲攻堅積如巴豆輩豈得不為君哉

金罌子止遺洩取其温且澁也世之用金罌者待其紅熟時取汁熬膏用之大誤也紅則味甘熬膏則全斷澁味都失本性今當取半黄時採乾擣末用之

湯散丸各有所宜古方用湯最多用丸散者殊少煑散古方無用者唯近世人為之本體欲達五臟四肢者莫如湯欲留膈胃中者莫如散久而後散者莫如丸又無毒者宜湯小毒者宜散大毒者須用丸又欲速者用湯稍緩者用散甚緩者用丸此其大槩也近世用湯者全少應湯皆用煑散大率湯劑氣勢完壯力與丸散倍蓰煑散者一啜不過三五錢極矣比功較力豈敵湯勢然湯既力大則不宜有失消息用之全

在良工難可以定論拘也

古法採草藥多用二月八月此殊未當但二月草已萌八月苗未枯採掇者易辨識耳在藥則未為良時大率用根者若有宿根須取無莖葉時採則津澤皆歸其根欲驗之但取蘆服地黄輩觀無苗時採則實而沉有苗時採則虛而浮其無宿根者即候苗成而未有花時採則根生已足而又未衰如今之紫草未花時採則根色鮮澤過而採則根色黯惡此其効也用

葉者取葉初長足時用芽者取芽初萌茁時用花者取花初敷時用實者成實時採皆不可限以時月緣土氣有蚤晚天時有愆伏如平地三月花者深山則四月花白樂天遊大林寺詩云人間四月芳菲盡山寺桃花始盛開蓋常理也此地勢高下之不同也如筀竹笋有二月生者有四月生者有五月而方生者謂之晚筀稻有七月熟者有八九月熟有十月熟者謂之晚稻一物同一畦之間自有蚤晚此性之不同

也嶺嶠微草凌冬不凋并汾喬木望秋先隕諸越則桃李冬實朔漠則桃李夏榮此地氣之不同一畝之稼則糞溉者先芽一丘之禾則後種者晚實此人力之不同也豈可一切拘以定月哉

本草注橘皮味苦柚皮味甘此誤也柚皮極苦不可向口皮甘者乃橙耳

按月令冬至麋角解夏至鹿角解陰陽相反如此今人用麋鹿茸作一種殆疎也又有刺麋鹿血以代茸云

茸亦血耳此大誤也竊詳古人之意凡含血之物肉差易長其次筋難長最後骨難長故人自胚胎至成人二十年骨髓方堅唯麋角自生至堅無兩月之久大者乃重二十餘斤其堅如石計一晝夜須生數兩凡骨之頓成長神速無甚於此雖草木至易生者亦無能及之此骨之至強者所以能補骨血堅陽道強精髓也豈可與凡血為比哉麋茸利補陽鹿茸利補陰凡用茸無樂太嫩世謂之茄子茸但珍其難得耳其

實少力堅者又太老唯長數寸破之肌如朽木茸端
為馬瑙紅玉者最善又北方戎狄中有麋麖麞駞麞
極大而色蒼麂黄而無班亦鹿之類角大而有文瑩
瑩如玉其茸亦可用
枸杞陝西極邊生者高丈餘大可作柱葉長數寸無刺
根皮如厚朴甘美異於他處者千金翼云甘州者為
真葉厚大者是大體出河西諸郡其次江池間埂上
者實圓如櫻桃全少核暴乾如餅極膏潤有味

淡竹對苦竹為文除苦竹外悉謂之淡竹不應別有一品謂之淡竹後人不曉於本草內別疏淡竹為一物今南人食筍有苦筍淡筍兩色淡筍即淡竹也

東方南方所用細辛皆杜衡也又謂之馬蹄香也黄白拳局而脆乾則作團非細辛也細辛出華山極細而直深紫色味極辛嚼之習習如椒其辛更甚於椒故本草云細辛水漬令直是以杜衡偽為之也襄漢間又有一種細辛極細而直色黄白乃是鬼督郵亦非

細辛也

本草注引爾雅云蘦大苦注甘草也蔓延生葉似荷莖青赤此乃黄藥也其味極苦謂之大苦非甘草也甘草枝葉悉如槐髙五六尺但葉端微尖而糙澁似有白毛實作角生如相思角作一本生熟則角折子如小匾豆極堅齒嚙不破

胡麻直是今油麻更無他說予已於靈苑方論之其角有六稜者有八稜者中國之麻今謂之大麻是也有

實爲苴麻無實爲枲又曰牡麻張騫始自大宛得麻油之種亦謂之麻故以胡麻別之謂漢麻爲大麻也赤箭即今之天麻也後人既誤出天麻一條遂指赤箭別爲一物既無此物不得已又取天麻苗爲之茲爲不然本草明稱採根陰乾安得以苗爲之草藥上品除五芝之外赤箭爲第一此神仙補理養生上藥世人惑於天麻之說遂止用之治風良可惜哉以謂其莖如箭既言赤箭疑當用莖此尤不然至如鳶尾牛

膝之類皆謂莖葉有所似則用根耳何足疑哉

地菘即天名精也世人既不識天名精又妄認地菘為火蘝本草又出鶴虱一條都成紛亂今按地菘即天名精蓋其葉似菘又似名精名精即蔓精也故有二名鶴虱即其實也世間有單服火蘝法乃是服地菘耳不當服火蘝火蘝本草名㹠火蘝即是豨膏苗後人不識亦重復出之

南燭草木記傳本草所說多端今少有識者為其作青精飯色黑乃誤用烏臼為之全非也此木類也又似

草類故謂之南草木今人謂之南天燭者是也南人多植於庭檻之間莖如蒴藋有節高三四尺廬山有盈丈者葉微似楝而小至秋則實赤如丹南方至多

太陰玄精生解州鹽澤大滷中溝渠土內得之大者如杏葉小者如魚鱗悉皆尖角端正如龜甲其裙襴小撱其前則上剡正如穿山甲相掩之處全是龜甲更無異也色綠而瑩徹叩之則直理而折瑩明如鑑折六角如柳葉火燒過則悉解折薄如柳葉片片相

離白如霜雪平潔可愛此乃稟積隂之氣凝結故皆六角今天下所用玄精乃絳州山中所出絳石耳非玄精也楚州鹽城古鹽倉下土中又有一物六稜如馬牙消清瑩如水晶潤澤可愛彼方亦名太隂玄精然喜暴潤如鹽鹻之類唯解州所出者為正

稷乃今之穄也齊晉之人謂即積皆曰祭乃其土音無他義也本草注云又名穈子穈子乃黍屬大雅維秬維秠維穈維芑秬秠穈芑皆黍屬以色别丹黍謂之

糜音門今河西人用糜字而音糜

苦躭即本草酸漿也新集本草又重出苦躭一條河西

番界中酸漿有盈丈者

今之蘇合香如堅木赤色又有蘇合油如糖膠今多用

此為蘇合香按劉夢得傳信方用蘇合香云皮薄子

如金色按之即小放之即起良久不定如蟲動烈者

佳也如此則全非今所用者更當精考之

薰陸即乳香也本名薰陸以其滴下如乳頭者謂之乳

頭香鎔塌在地上者謂之塌香如臘茶之有滴乳白乳之品豈可各是一物

山豆根味極苦本草言味甘者大誤也

蒿之類至多如青蒿一類自有兩種有黃色者有青色者本草謂之青蒿亦恐有别也陜西綏銀之間有青蒿在蒿叢之間時有一兩株迥然青色土人謂之香蒿莖葉與常蒿悉同但常蒿色緑而此蒿色青翠一如松檜之色至深餘蒿並黃此蒿獨青氣稍芬芳恐

古人所用以此為勝

按文蛤即吴人所食花蛤也魁蛤即車螯也海蛤今不識其生時但海涯泥沙中得之大者如棊子細者如油麻粒黄白或赤相雜葢非一類乃諸蛤之房為海水礲礪光瑩都非舊質蛤之屬其類至多房之堅久瑩潔者皆可用不適指一物故通謂之海蛤耳

今方家所用漏蘆乃飛廉也飛廉一名漏蘆苗似箬葉根如牛蒡綿頭者是也採時用根今閩中所用漏蘆

莖如油麻高六七寸秋深枯黑如漆採時用苗本草自有條正謂之漏蘆

本草所論赭魁皆未詳審今赭魁南中極多膚黑肌赤似何首烏切破其中赤白理如檳榔有汁赤如赭南人以染皮製鞾閩嶺人謂之餘糧本草禹餘糧注中所引乃此物

石龍芮今有兩種水中生者葉光而末圓陸生者葉毛而末鋭入藥用生水者陸生亦謂之天灸取少葉揉

繫臂上一夜作大泡如火燒者是也

麻子海東來者最勝大如蓮實出乇羅島其次上郡北地所出大如大豆亦善其餘皆下材用時去殼其法取麻子帛包之沸湯中浸候湯冷乃取懸井中一夜勿令着水明日日中暴乾就新瓦上輕挼其殼悉解簸揚取肉粒粒皆完

夢溪筆談卷二十六

莖如油麻高六七寸秋深枯黑如漆採時用苗本草自有條正謂之漏蘆

本草所論赭魁皆未詳審今赭魁南中極多膚黑肌赤似何首烏切破其中赤白理如檳榔有汁赤如赭南人以染皮製韡閩嶺人謂之餘糧本草禹餘糧注中所引乃此物

石龍芮今有兩種水中生者葉光而末圓陸生者葉毛而末鋭入藥用生水者陸生亦謂之天灸取少葉揉

繫臂上一夜作大泡如火燒者是也

麻子海東來者最勝大如蓮實出屯羅島其次上郡北地所出大如大豆亦善其餘皆下材用時去殼其法取麻子帛包之沸湯中浸候湯冷乃取懸井中一夜勿令着水明日日中暴乾就新瓦上輕挼其殼悉解簸揚取肉粒粒皆完

夢溪筆談卷二十六